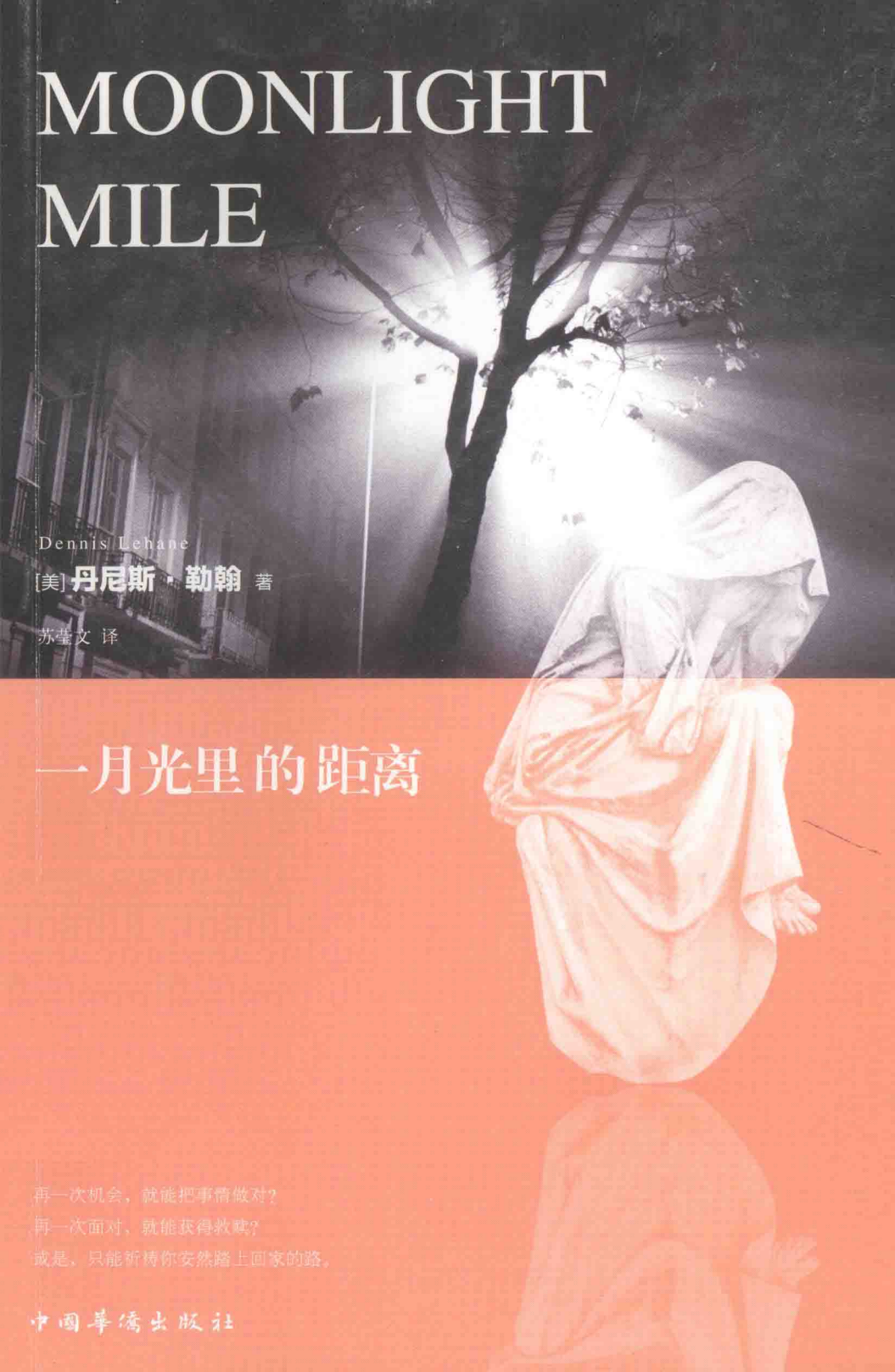


MOONLIGHT MILE



Dennis Lehane

[美] 丹尼斯·勒翰 著

苏莹文 译

一月光里的距离

再一次机会，就能把事情做对？

再一次面对，就能获得救赎？

或是，只能祈祷你安然踏上回家的路。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月光里的距离

〔美〕丹尼斯·勒翰 著

苏莹文 译



MOONLIGHT MILE

Dennis Lehane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月光里的距离 / (美) 勒翰著; 苏莹文译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5.6
ISBN 978-7-5113-5473-0

I. ①—… II. ①勒… ②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26457号

一月光里的距离

著 者/[美] 丹尼斯·勒翰

译 者/苏莹文

出 版 人/方 鸣

责任编辑/月 姝

特约编辑/范彦凤

封面设计/未氓_观止堂设计工作室

版式设计/睿佳工作室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开 本/870mm×1280mm 1/32 印张/10.75 字数/240千字

印 刷/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5473-0

定 价/30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605959 传真: (010) 8260593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献给吉安娜·玛丽亚

欢迎，小吉！

我活着只为躺在你身旁。

这路上，我与你相隔一月光里的距离。

目 录

第一部 你看起来那么真诚	/001
第二部 穆尔多瓦节奏蓝调	/089
第三部 白俄罗斯十字架	/205
谢辞	/328
解说 怪异、疯狂，以及不变的温柔渴望	/329

| 第一部 |

你看起来那么真诚

十二月初的某个午后，天气罕见的晴朗温和，布兰登·崔斯考特走出鳕鱼角查敦酒吧旅店的芳疗按摩中心，坐进出租车。几次酒驾的不良纪录，致使他在未来的三十三个月内，不得在马萨诸塞州开车，因此他只能以出租车代步了。现年二十五岁的布兰登，含着金汤匙出生，坐拥丰厚的信托基金，母亲是高等法院的法官，父亲是本地媒体大亨，和一般富家浑小子相比，他的糜烂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当州政府最终吊扣他的驾照时，他已经是第四次酒驾了。他的前两次酒驾分别以危险驾驶脱身，第三次带给他严厉的责罚，到了第四次，他身旁的乘客受伤了，但布兰登却毫发无伤。

就在这个冬日午后，气温略低于四摄氏度，布兰登穿着一件价值约九百美金、经过加工刷色处理的连帽衫，一副六百美金的太阳眼镜挂在内搭T恤的领口，扯得白色丝质布料跟着往下坠。他松垮的短裤上也有几处撕裂的破洞，这都是印度尼西亚九岁廉价童工的劳力贡献。十二月天，布兰登仍然踩着夹脚拖鞋，他的发型犹如刚上岸的冲浪者，整片金发垂在前额，一如往常，俏皮地遮住了双眼。

某天晚上，布兰登豪饮完加拿大皇冠威士忌（Crown Royal）之后，开着自己的道奇Viper跑车，从快活豪华大赌场（Foxwoods）载女朋友回家。这女孩和他才交往两个星期，不过说实在的，她也不太可能再成为其他人的女朋友了。自从跑车的车顶压陷爱丝婷·麦尔斯的头盖骨之后，她便进入永久植物人的状态。之前，当爱丝婷的四肢还有能力自由活动，她最后试着要做的是在赌场的停车场里抢下布兰登的车钥匙。根据证人的说法，布兰登将点燃的烟头往她身上一弹，作为响应。

布兰登在这场意外过后最先面对的冲突，是来自爱丝婷那对称不上富裕但政商关系良好的双亲，他们决定尽一切力量，让布兰登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。因此，沙福克郡地方检察官以酒醉驾驶及过失伤害两项罪名起诉布兰登。在整个审判过程中，布兰登摆出一副饱受惊吓又懊悔万分的表情，想借此全身而退。最后，他被判有罪，要居家监禁四个月，关在一个环境极为舒适的豪宅中。

到了接下来的民事审判，外界才发现这个靠信托基金度日的小子根本没有半毛钱，他既没车也没有不动产。大家只知道，除了至多有个iPod之外，他名下没有任何恒产。巧得很，曾经属于他的一切，全在车祸前一天过户给他的父母亲。整个过户手续发生在他过失伤人之前，而且没有人能证实情况并非如此。当民事法庭陪审团做出判决，要求布兰登·崔斯考特赔偿麦尔斯一家七百五十万美金时，他也只能拍拍空空如也的口袋，耸个肩表示无奈。

我手上有份清单，上面列出一度曾为布兰登拥有，但如今于法不得使用的物品。一旦使用这些品项，法庭不光会视为布兰登表达了所有权，也将判定为事实。崔斯考特家族针对“所有权”的定义

向法院提出抗议，但是媒体对他们大肆挞伐，群众激烈反应的声量足以引领船只穿过夜雾。最后，崔斯考特家不得不低头接受这个条件。

第二天，麦尔斯家对拉高分贝群起责难的小老百姓，发出了一声如雷贯耳的“去你妈的”，因为雷顿和苏珊·崔斯考特夫妇为儿子买下了哈里奇港的一户高楼公寓，因为麦尔斯家的律师并没有将审判后的“未来收入”或“未来财产”列入协议当中。在这个十二月的午后，我就是跟着布兰登来到哈里奇港的。

公寓里弥漫着一股霉味，夹杂着啤酒和堆在水槽里、黏着厨余的脏碗盘气味。我之所以会知道，是因为我曾进去过两次，为的是安装窃听器、窃取计算机密码，以及若无其事地执行客户们用大把钞票聘雇我从事的鬼崇勾当。我翻阅了唯一能找到的一小叠文件，没找到我们尚未掌握的银行账户，也没看到未报备的股票资料。我骇进了他的计算机，找出的信息大同小异，尽是一些寄给从前兄弟会伙伴的自怨自艾之辞，或是一些没寄出、冗长且错字连篇的读者投书。此外，他浏览了不少色情和游戏网站，也读过每一篇提及他的文章。

看他下了出租车之后，我从置物箱里拿出数字录音机。我摸进他家骇入计算机的那天，同时也在他的多媒体环绕扩大机底下和卧室里，各装了一个海盐颗粒大小的音频发射器。我先听到他边准备淋浴边咕哝抱怨，然后他冲水、擦干身子、穿上干净衣服、帮自己倒了杯饮料、打开屏幕、转台收看一群蠢人挑大梁演出的无聊实境节目，接着，他坐进沙发里东摸西抠。

我连续几次拍打脸颊想保持清醒，还翻阅了放在座椅上的报纸。预估失业率会到达另一波高峰；在兰道夫街的一场火警中，有

只狗拯救了主人——尽管它才动过髌关节手术，后肢仍然固定在狗轮椅上；本地的俄罗斯黑帮老大驾着保时捷跑车，受困在涨潮的堤南海滩上，随后被控酒醉驾驶；波士顿棕熊队在一场让我看得昏昏欲睡的冰上曲棍球赛中获胜；大联盟棒球队某个颈围粗达二十六吋^①的三垒手，以恼羞成怒的态度来响应疑似使用类固醇药物的问题。

布兰登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和一个他想称之为“兄弟”却老是念成“兄迪”的人说话。他们的对话内容不是绕着PS2的《魔兽世界》（*World of Warcraft*）和第四代《异尘余生》（*Fallout 4*）游戏、嘻哈歌手小韦恩（Lil Wayne）和饶舌天王T. I.打转，就是谈论他们在健身房认识的辣妹——其中一个明明就住在公园旁边的女孩，却总在脸书上贴文记录自己靠（Wii Fit）消耗掉多少热量。我看向窗外，心想自己老了。最近我经常有这种感觉，但这与感叹青春不再无关。如果二十郎当的年轻人打算这样度过他们“二字头”的岁月，就随他们去吧！如果他们打算以同样的方式度过“三字头”的岁月也可以。我把座椅往后放倒，闭上了双眼。一会儿之后，布兰登和他“兄迪”的对话进入尾声。

“好啦，兄迪，你保重。”

“你也保重啦！兄迪，好好保重。”

“嘿，兄迪啊！”

“干吗？”

“没事。我忘了。简直逊毙了。”

“什么东西逊毙了？”

① 吋：英寸。下同。

“就是忘记啊！”

“是欸。”

“好啦！”

“好吧！”

接着两人便挂断电话。

我想找出些理由让我不至于轰掉自己的脑袋。我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出了二三十个理由，但我仍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有办法继续忍耐布兰登和他几个好“兄迪”的对话。

多明妮克就完全不同了。她是个高级应召女郎，十天前才刚透过脸书进入布兰登的生活当中。当天晚上，他们用实时通来往传讯了两个小时，之后两人透过网络电话Skype对话三次。多明妮克在衣着上保持完整，但对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言论既大胆又狂野：一、如果她愿意降尊纡贵和他上床；二、如果他有办法奉献出一笔可观的夜度资，前述状况就能成真。两天之前，他们交换了手机号码。而且老天爷真该打赏她，因为就在布兰登挂掉他“兄迪”电话的三十秒钟之后，多明妮克拨了通电话过来。顺道一提，那浑球在电话里是这么说的：

布兰登：有话就说。

（真的。竟然还有人和他保持联络。）

多明妮克：嗨。

布兰登：哟，嗨。妈的，你在附近吗？

多明妮克：就要过去那一带了。

布兰登：那好，过来啊！

多明妮克：你忘了我们在Skype上说好的。我不会穿着化学灾害防护衣和你上床。

布兰登：这么说，你终于还是想到要和我上床了。我从来没见过决定自己要 and 什么人上床的妓女。

多明妮克：你从来没见过有我这种美貌的吧？

布兰登：是没有。而且，你年纪大概和我老妈相差不远。可是呢，妈的，你是我所见过最辣的妞……

多明妮克：你的嘴可真甜。欸，我们把事情弄清楚，我不是妓女，我只是提供肉体服务。

布兰登：我连这话是什么意思都听不懂。

多明妮克：我一点也不惊讶。好了，去变卖债券、兑现支票，或者随便你怎么做，总之，过来跟我碰面。

布兰登：什么时候？

多明妮克：现在。

布兰登：就是现在？

多明妮克：就是现在。我下午会进城，而且只有今天下午而已。我不上旅馆，所以你最好另外找个地方。还有，我不会等太久的。

布兰登：假如我找个真正的高级旅馆呢？

多明妮克：我要挂了。

布兰登：你休想挂我……

她挂断电话。

布兰登出声咒骂，把遥控器朝墙上摔，踢倒了某个东西。他说：“你有见过开出天价的妓女吗？知道吗，兄迪？花这笔钱，你可以买

下十个这种婊子，还能弄点大麻解解馋，甚至可以跑趟赌城。”

是的，他的确是喊自己“兄迪”。

电话响了。他一定是把电话和遥控器一起摔了出去，因为铃声似乎很远，而且我听到他匆忙穿过客厅去抓起电话。他一拿起电话，铃声便断了。

“干！”这声叫骂很响亮。如果我摇下车窗，坐在车里直接就可以听到了。

他过了三十秒钟，才开始祈祷。

“听好了，兄迪，我承认我捅了不少娄子，但是你可不可要她重拨？我发誓我会乖乖上教堂，拿大把白花花的钞票塞进奉献箱里。还有，我会改进。拜托，让她回拨吧，兄迪！”

是的，他的确是喊上帝“兄迪”。

而且一连喊了两次。

铃声才刚响，他立刻掀开手机盖。“怎样？”

“你只有一次机会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把地址给我。”

“妈的，我……”

“好，我要挂了……”

“茂博洛街七百七十三号，在达特茅斯街和艾塞特街之间。”

“几号公寓？”

“没有门号，整栋楼都是我的。”

“我一个半钟头后到。”

“这附近叫出租车没那么快，而且马上就是交通尖峰时间了。”

“那你想办法施展飞行超能力吧！九十分钟后见。到了第九十一分钟呢？我就闪人。”

那是一辆2009年出厂的亚士顿马丁（Aston Martin）DB9，要价二十万，我说的是美金。布兰登从两层排屋公寓的车库里把车开了出来，我检视放在身边座位上的清单。当他坐在车里等待车流通准备切进马路时，我已经拍下了五张照片。

他猛踩油门，仿佛是准备发射前往银河探险的火箭，我不打算自找麻烦，没跟着追上去。以他在车阵中穿梭的方式，就算是警觉性再怎么迟钝的人——比方布兰登本尊——也会发现我开车跟监。反正我不需要跟在他屁股后面跑，我知道他的目的地，还知道快捷方式怎么走。

在接到电话的第八十九分钟之后，布兰登抵达了目的地。他跳上门阶、拿钥匙开门的过程全被我录了下来。他跑上了大门里的楼梯，我跟在他后面也走了进去。我隔着十五呎^①的距离跟着他，而他因为太兴奋，足足两分钟都没注意到我。他到二楼的厨房里打开冰箱，一转过身，正好看见我拿着单反相机连续按下快门，他吓得猛然往身后的大窗户一靠。

“你他妈的是谁？”

“这一点都不重要。”我说。

“你是狗仔队？”

“狗仔队怎么会对你感兴趣？”我又拍了几张照片。

① 呎：英尺。下同。

他往后靠，仔细端详我。经历陌生人闯进他家厨房的恐惧后，他逐步进入以威胁来评估敌手的阶段。“你个头不大。”他歪着那颗冲浪者的脑袋。“我一脚踹在你那贱屁股上，就可以把你踢出去。”

“我个头是不大，”我同意他的说法，“但是你绝对不可能踹到我的贱屁股，把我踢出任何地方。”我放下相机。“我不是开玩笑的。你看着我的眼睛。”

他闻言照做。

“你懂我的意思吗？”

他点点头，但不太情愿。

我一甩，把相机背到肩膀上，向他挥个手。“反正我要走了。好啦，嘿，你好好享受，还有帮帮忙，别再让任何人的脑部受创了。”

“你要拿那些照片怎么办？”

我说出让自己心碎的话。“大概也不能怎么办吧！”

他露出困惑的表情，这对他来说并不罕见。“麦尔斯家雇你来的，对吧？”

我的心更碎了一点。“不，不是。”我叹了口气，“我的雇主是‘多哈梅暨史丹迪佛’。”

“律师事务所？”

我摇摇头，说：“是保全调查公司。”

他眯起眼睛张开嘴，瞪着我。

“雇用我们的是你爸妈，蠢才。他们认为你绝对会闯祸。是啊，布兰登，你是个白痴，而今天这段小插曲足以证明他们的恐惧

是有道理的。”

“我不是白痴，”他说，“我读过波士顿学院。”

我无力提出任何反驳，只觉得一阵让人疲软的哆嗦窜过我的全身。

这些日子我就是这么过的。就是这样。

我离开厨房。“祝你交个大好运，布兰登。”下楼时，我停在阶梯上。“顺便告诉你，多明妮克不会来。”我回头面对楼梯顶上，把手肘撑在扶手上。“还有，她不叫多明妮克。”

他穿着夹脚拖鞋里啪啦地踩在地板上，从我上方的门口探出头来。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因为我是她老板，笨蛋。”

2

离开布兰登之后，我来到北城的海神生蚝餐厅和多名妮克碰面。

我一坐下来，她就说：“真有趣。”她的眼眸比平时来得亮。
“把你进屋后发生的事全告诉我吧！”

“我们可不可以先点菜？”

“饮料马上到。快说。”

我把经过告诉她。饮料来了，我们也抽空看过菜单，决定点龙虾卷。她喝淡啤，我喝的是气泡水。我告诉自己，水比啤酒对我更好，何况现在是下午。然而我心里仍有些背叛的感觉。我对于自己背弃了什么并不那么清楚，但这无损于感觉的存在。

在我说完自己和夹脚拖布兰登之间的遭遇后，她拍手说：“你真的喊他白痴吗？”

“还骂了其他几句，大部分都不是恭维的辞令。”

侍者端来我们点的龙虾卷，我脱掉西装外套，折好，披在我左手边椅子的扶手上。

“我永远不会习惯，”她说，“不习惯看你穿得这么正式。”